

易通過該案。因此之故，筆者愚見，以為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會今後的工作，似宜以美國教聯和教友會派為主要對象，使他們了解中國大陸的實況，而改正其所想所為，使能合乎基督教義。

註一：過去歷次大會的主要議題：第一次「人的混亂與神的計劃」；第二次「基督——世界的希望」；第三次「俄、保、羅、波諸東正教會的加入」；「普聯組織的基本原則」。

註二：Time, July 26, 1968, P. 49

# 大陸青年問題之研究

李正中

- 註三：Time July 19, 1968, P. 42  
 註四：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ly 8, 1968  
 註五：Rev. James Shaw, What is Happening? CCIA  
 註六：Uppsala, July 19, 1968, UPI  
 註七：U.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29, 1968, P. 8  
 註八：Uppsala, July 16, 1968, UPI  
 五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完稿

青年問題是一種世界性的問題，但各國却因政治情況及社會條件不同而各異。共匪控制下中國大陸所爆發之青年問題，因社會情勢的複雜，更為特別尖銳而嚴重。

十八年以來，共匪企圖以政治權力創造經濟法則，以暴力毀滅人性，激起社會的劇變，使國家與個人、主觀與客觀、現實與理想發生矛盾，青年由希望幻滅而絕望，發生一種變態心理，情緒分裂，造成了錯綜複雜嚴重的青年問題，成為大陸大崩潰大動亂的主要原因。茲將當前大陸所發生的青年問題歸納如下：

## 思想問題

### 一、思想問題——思想紛歧，心靈空虛，苦悶絕望。

中國自鴉片戰爭後，帝國主義紛至沓來，不惟使中國農村經濟破產，民族工業不能興起，而且更製造了軍閥混戰，社會解體，失業人口日增，大家庭瓦解，固有文化衰退，在此青黃不接，社會轉形期中，毛匪流氓思想以馬

列主義的偽裝趁虛而入，曾蒙蔽欺騙了一部份青年，而形成為國民革命運動中的一股逆流。一九四九年大陸淪陷後，毛匪在一九五八年實行三面紅旗，幻想在落後的中國農業社會，由集體所有到全民所有，實現毛式的共產主義的「天堂」，遂激起了各種矛盾的總爆發，造成了百年未有的大災荒，一連三年，將大陸變為「漆黑的一團」悲慘的地獄。現實的無情不惟迫使人民奮起反共，亦驚醒了匪幹們的幻夢。另一方面，自一九五〇年後，原子能引起了生產技術的變革與生產關係的急劇變化，已否定了共產主義的教條。一九五六年黑魯曉夫之鞭屍史達林。一九六〇年俄匪公開分裂。一九六五年，俄帝實施經濟改革，以「利潤」「獎金」刺激生產，實質上無異於放棄共產主義。「毛匪思想」一面遭受時代潮流的沖擊，一面在現實面前碰得「頭破血流」，其整個詭辯與謊言，遂全部破產。然毛匪仍「升虛火發高燒」，以「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冒險一擲。對外高舉反「蘇修」的大旗；對內則舉行大整肅，美其名為「文化大革命」，並用原始的手段對老幹部作殘暴的鎮壓，及人身之侮辱。大陸青年在此情境下，目睹社會的劇變，現實的殘酷，家庭的悲劇，希望的破滅，精神喪失憑藉，不知何所適從，自然陷入徬徨苦

悶之中。「紅衛兵運動」爆發，大部知識青年在新奇的刺激下，爲發洩胸中鬱悶，一度發生狂熱，但很快即爲事實所否定，在政治鬥爭漩渦中，多數青年更迷失了方向，益覺茫然，愈陷入空虛與絕望的深淵中，其在思想上遂發生下列的紛歧現象：

(一)虛無主義：懷疑一切，否定一切，毀滅一切。

(二)無政府主義：反抗組織紀律及規章制度，不服調配，不聽指揮。老子天下第一，誰也碰不得，管不着。

(三)派性即宗派主義：「順我則昌，逆我則亡」，「以我爲核心，席位權力非爭不可」。

(四)風頭主義：鬧名利，鬧地位，鬧出風頭，獨行其是，大搞其「一言堂」。

(五)享樂主義：勞動所得，光榮享受，「我」字當頭，「錢」字掛帥，見利就鑽，見難就躲。

(六)自由主義：大事做不來，小事不肯做，工作隨便，學習鬆懈。

(七)山頭主義：自立門戶，目無法紀，唯我獨左。

馬列主義的沒落，毛匪思想的崩潰，造成了青年心理的矛盾與衝突。成爲大陸暴亂主要原因之一。有的變爲極左如「五一六兵團」「湖南省無聊」等青年組織，冒險急進連毛匪亦被否定；有的參加惡鬥，互毆橫死；有的跳樓投水自殺；有的淪爲竊盜，流氓阿飛，迎風而生。青年心靈空虛，苦悶絕望，達於極點！

## 就學就業問題

### 二、就學就業問題——失學失業，上山下鄉，無希望，無前途。

共匪自竊據大陸後，因政治、經濟、文教不能與人口繁殖平衡發展，學校數目有限，各級學校學生就學率，小學升中學者佔百分之十二，中學升大學者佔百分之六點一六，其餘未能入學者均告失學。據匪國務院第二辦公室（主管文教）主任林楓指出：「一九五五年全國農村十五歲至四十五歲的青壯年約有二億二千六百萬，其中文盲半文盲約佔百分之八十，即一億八千萬人

大陸青年問題之研究

。農村中的非文盲約四千五百萬人，文盲與非文盲之比大致是四比一」。其後雖經共匪發動掃盲工作，至一九六三年以後，據匪吐露仍有大批文盲存在，若干地區的比率竟高達百分之五十以上。其次，一九六〇年俄援停止，基本建設紛紛下馬，青年工人大批失業，同時大災荒爆發，農業陷於危機，共匪爲挽救糧荒，共青團乃動員各業青年支援農業，自一九六〇年七月至一九六一年五月，就動員了兩千萬青年深入農村，從事農業生產。一九六一年五月後，各級學校畢業生因工業減產，農業衰退，無法就業，共匪遂發動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一九六三年爲開發邊疆，又在滬、寧、蘇、皖等地發動青年「支援邊疆建設」運動，組織「青年志願墾荒隊」前往邊疆墾荒。據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匪中國青年報吐露，歷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參加勞動生產者達四千萬人以上。惟青年被迫下鄉以後，却受盡種種歧視侮辱。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匪「革命青年報」報導：「下鄉青年每人每月出工三十天所得工資僅有二塊五角多錢，而食堂每月伙食費却要七元，……有的欠場裏的錢竟達六百元以上。終於導致了這些青年先後投水、跳樓、吞食涼薯子六六六農藥自殺。在桂陽大坪農場七十七個青年患病的達廿六人，其中女青年被奸污的亦達廿六人」，一九六六年後，紅衛兵造反，「上山下鄉」青年趁機而起，紛紛湧向城市，參加各種破壞活動。至一九六七年春從新疆返回上海者一萬五千人以上，由其他各地返回上海者達四、五萬人。湖北省上山下鄉青年湧入武漢者三十萬人以上，廣州亦達三萬人，他們並成立各種組織，以資反抗。經共匪於一九六七年二月宣佈取締者有「全國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捍衛真理革命造反團」等四種組織。當前大陸青年在失學失業威脅下，無求學自由，無就業自由，作不願作的事，受不堪想像的痛苦，完全是一無希望無前途的景象。

## 行為暴戾問題

### 三、行爲暴戾問題——紅衛兵大串連、鬧派性、搞武鬥，精神分裂與恐怖夢遊症。

毛匪於一九六六年八月奪回了中央權力後，遂推行全面奪權，但由於反

毛力量散佈於各階層各部門阻力甚大，遂利用青年為鬥爭工具，發動大中學學生，組織紅衛兵，實施大串連。毛匪並在平先後接見一千一百萬人，企圖用其「偶像」刺激青年的狂熱性，一面為「文化大革命」效力，一面亦解決了青年思想紛歧與就業問題。但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後，上海及各地反毛派掀起了「經濟主義」的風暴，他們為結合羣衆，亦組織學生與工農青年，以串連造反為名，實行反擊。於是一九六七年二月起大陸各地遂陷入了經濟主義與反經濟主義、奪權與反奪權鬥爭，由文鬥轉為武鬥，由反劉鄧派鬥爭轉為造反派內部鬥爭，匪軍奉令支左，使武鬥情勢更為複雜，五月掀起武鬥潮，七月武漢兵變震撼大陸。八月以後，毛匪受林周兩匪的壓迫，整肅文革小組的打手王力、戚本禹、林杰、關鋒等，及五一六兵團小將。一九六八年革命三結合奪權雖達廿七省市，但尚有兩個地區未能完成，而地區武鬥仍然激烈，形成一片混亂。在此大動亂中，青年則成為各方鬥爭的工具與武器，受犧牲最大，由狂熱、失望、悲憤、仇恨、報復各種心理的衝擊，遂變為精神分裂，陷於恐怖的夢遊症，無法遏止。其演變過程如下：

(一)毛匪組織紅衛兵利用青年奪權，係「殘忍的陰謀」，他激起青年的新奇欲、英雄欲、權勢欲，使其變為狂熱，向敵人猛烈進擊，結果青年自我意識消失，以仇恨、打鬥、恐怖為生活方式，在交替反應與集體反射的刺激下，相互打殺，動輒數萬人，挖眼割鼻，慘絕人寰，變為一羣猛獸。

(二)反毛派為求生自衛，及自私的「內驅力」所衝動，亦利用青年，以為掩護，偽裝鑽進，打入拉出，以各種各樣方式展開鬥爭，青年一時被利用反左，一時又被利用反右，頭昏目眩，不辨真偽。廣東黃永勝被指為「廣老譚」，一夜之間又被調為參謀總長，青年惶惑之情，可以想像。

(三)在奪權鬥爭中，毛林派再分裂為毛、林、周的暗鬥；劉鄧派分散游擊，各自為戰；造反派有當權者，有無所獲者，有的興高采烈，有的怨恨憤怒，權力鬥爭與生死鬥爭交織，青年在此衝擊下，分裂為各種派系，「我不殺人，人必殺我」，組織紛歧，愈鬥愈烈，行為暴戾，情緒崩潰，由港澳浮屍，可窺視其打鬥之激烈。

以上大陸所爆發之青年問題，相互影響，錯綜複雜，勢將加速匪偽政權之崩潰，毛匪以情勢嚴重，近年以來曾試圖以全力解決處理對青年思想問題，大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一九六八年二月華北地區舉辦四十多萬個班

，有一千八百多萬人參加，其中半數是青年。對就業就業問題，一九六七年十月偽國務院、軍委會、文革小組曾聯合發出「關於下鄉上山的知識青年和其他人員必須堅持在農村抓革命促生產的緊急通知，再度要求青年「上山下鄉」及逃回城市的青年返回原來的生產崗位。一九六八年六月上海高中畢業生四十萬人，有十萬人派往黑龍江墾荒，十萬人派往鄧陽湖墾荒，其餘派上海市農村勞動。毛匪仍幻想以「上山下鄉」老藥方一次解決就業的兩個問題。對青年行為暴戾問題，則實施「復課鬧革命」，一九六七年二月偽中央及國務院曾聯合發出通知，停止紅衛兵串連，實行復課鬧革命。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並公佈毛匪的三、七指示，軍隊分期分批對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實行軍訓，整頓組織。他企圖對學校實行軍管，以制止他自己挑起的青年打鬥與動亂！但是一年以來，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雖然辦了不少，由於毛匪的謊言與事實不符，生活的刺激，青年心理的萎縮，無法吸收，武鬥之不斷擴大，可以證明。「上山下鄉」運動，仍然祇有靠着強力與飢餓控制去執行，逃回城市的青年，仍在城市逗留，並未返回生產崗位。復課鬧革命至一九六八年三月止進展極不順利，大批青年仍然流亡在外造反，返回學校的亦無書可讀，「繼續搞武鬥，熱衷打內戰」。香港七月廿六日合衆國際電報導，毛匪已授權偽軍必要時開槍射殺紅衛兵，廣州已逮捕紅衛兵數千名，七月以後毛匪已成立中央支左部隊進駐各地鎮壓武鬥，八月并令工人進駐學校管制青年。這樣，毛匪已自認大陸青年終於變為他的最大的叛徒，成為他的掘墓人！

總之，大陸青年問題不是一個孤立問題，而是由於毛匪暴政所造成的社會不平衡發展各種矛盾所引起。毛匪現在仍然在作最後的掙扎，以圖挽回危機，但是他扭不轉歷史的車輪。我們應把握時代潮流，以中華民族文化歷史精神為基礎，針對大陸青年心理與願望，先在觀念意識上結合，爭取思想自由，就業自由，維護青年學業，保障青年工作，維護家庭，承認學籍，不問黨派，不問職業，愛國第一，團結第一，展開討毛救國青年運動，以各種方式建立青年組織，匯合全民抗暴起義，推翻毛匪暴政。從救國運動中，展開復興中華文化及三民主義的文化運動，實施民族復興教育，發揚青年人性，蘇復其民族意識，澈底解決大陸青年問題！